居易堂集

居易堂集卷之九

論

封建論上

王者之治天下其立大經作大法亦適乎時會而已適乎時會者宜乎民者也作法而宜乎民雖暴君汙吏之所建可以祐久遠歷變更而不廢作法而不宜乎民則極賢智之規畫遵先王之陳迹然一舉而措之天下非亂則亡吾葢有見於封建矣封建者唐虞三代聖人之制也郡縣天下者秦皇李斯之事也人君雖至愚然不致慕乎堯舜禹湯文武而慕秦皇者未之有也人臣雖至愚然不致慕乎臯夔稷契伊尹

澗公而致慕乎李斯者未之有也然而聖人之制必不可復而亾秦之法必不可易者何也宜乎民也後世因常封建矣封建而變計者亂封建而不變計者亾無封建之名而有封建之實者篡漢高懲秦孤立之弊於是衆建諸侯礪山帶河聯城裂地而韓彭首惡七國繼叛天下岌岌卒用主父偃之謀解而更張而漢室始定其後晉以八王相殘卒喪中夏唐以强藩世繼遂禪朱梁嗟乎封建之不可行於後世也如是哉而後世之謀國者不知變通不適時會尼古跡而行之鮮有不敗者矣或曰然則昔人所論封建非聖人意不得已而行之者信乎曰否上古之世民人

衰少而風俗醇厚醇厚則不爭不爭則上可以無阻兵據地之虞衰少則難役難役則下不可以供征輸徭役之無藝故聖人因時致宜衆建之君大國百里次七十里次五十里環地中而爲之國都君有所教於民朝建令於朝而夕遍乎四境民有所效於君朝發之里閭而夕可附乎國都也則所以愛養休息於民者寧有既哉故取於民者什一而足用民不過三日上下相安如臂使指固聖人視民如傷之道也後世則不然地醜則奪勢敵則軋與之兵則日尋干戈與之民則視同草芥弱之肉强之食以兼并吞噬於其中不至於滅亾不止也漢晋唐可見矣故後世居

重京師奔走天下雖徭役之愁苦征戍之流離近者千里遠者常不下萬里而輸將之費或至三十鍾而致一石民力亦敝矣然而審時勢權利害斷不以彼而易此者誠以與民無孑遺亾不旋踵者不可同日而語也故曰後世之不封建以宜民也而三代之封建亦以宜民也若三代而不封建則不宜乎民與後世之封建等雖然非秦之所能爲也時也

封建論下

或曰夫子曰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亾則其政息然則三代聖人而生於今也其必封建乎曰否不然後世之不封建時也聖人不能爲時時之所悖不可立

也三代之治亦因時致宜而革政刑更禮樂矣故周之文不能返而爲忠殷之忠不能返而爲質若聖人生於今而必封建是欲返周之文而爲忠返殷之忠而爲質也有是理哉且封建之廢也三代已見之矣非於秦而然也禹會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殷之受命歸者三千焉周之受命歸者八百焉則亦削而衰矣衰者息之機削者廢之漸也至於春秋而六十餘國矣至於戰國而七國矣至於秦而并爲一矣夫緜萬國而至於三千緜三千而至於八百緜八百而至於六十緜六十而至於七緜七而至於一其勢然也江河日下歸於海而後止此不可以人力爭也今有人

焉曰吾必遏四海之水而復爲溝渠陂堰於天下吾見其畢世而無成功矣非特無成功也必且死亾淪溺魚鱉其人民也後世而復封建何以異於此哉吾故有以知聖人之必不爲也或曰殷之三千周之八百亦止言其歸命之國耳曰否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至武王受命而紂之惡益稔矣其貫已盈矣則其去殷而歸周者亦益多矣若天下猶萬國則歸之者無十一國猶三千則歸之者不及其半而曰三分有二可乎且以列爵分土之制而絜之於萬國則盡周之天下不足以供周之封爵矣吾是以知其日削且衰也天下有衰而不至於息削而不至於

廢者乎故曰後世之不封建非秦之所能爲也時也

井田論

井田之不可施於今猶塵羹塗飯之不可以飽也不原聖人立法之大意不知古今之異宜舉而施之施之而不當而必求所以濟之則是以塵羹塗飯之不飽而以烏喙療饑也幾何而不殺人哉或曰古聖人體國經野其制詳矣古可作之於前今必可行之於後古法無過豈欺我哉曰古聖人嘗巢居而穴處矣亦將去而宮室夷而城郭以從之耶堯常以天下禪舜舜常以天下禪禹矣今之有天下者亦必無子之授而求其人以禪之耶古聖人之所行而不可行於

今者多矣何獨於井田而不然哉上古生齒不煩戶口衰少天下必有土滿之憂故人限之田而取之賦生生之道與日俱增勢也繁衍孳息不可窮已而以有限之田供日增之民而可以不變計乎常以天下之大勢論之天下之田固爲豪右之所兼幷然農民之賃田出租者可計而數也今天下之民去本逐末者常十之四而胥徒戍卒游手無籍浮屠道士以至仕而在朝出而爲吏又十之四農民止十二而已然而身無立錐貧不能賃田者有矣賃田而或數畒或不滿數畒或數十畒所謂數十畒者上農也然稽其寔常父子力作其中則天下之田固少矣若准井田

之制人授百畝即以滄海爲田豈能給哉昔王莽常行井田矣而農民失業涕泣道路四海愁怨天下嗷嗷卒速其斃其後王安石亦放周官之制爲方田之法遂亂天下嗟乎非燕噲子之而學堯舜之揖讓乎

吳王闔廬論

孔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嗚呼泰伯與其弟仲雍默承太王之志欲讓位季歷故斷髮文身以逃荆蠻期於不違其父之志而已豈期於子孫千祀相繼爲王也哉迨荆蠻義而歸之以開國承家綿綿延延既十九世至春秋僖文之際而吳益大壽夢稱王楚亾大夫申公巫臣教

以乘車戰射于是通會盟於中國壽夢有四子長諸樊次餘祭次餘沫次季札季札賢王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乃立長子諸樊兄終弟及欲以次必致位季札及餘沫卒季札終讓於是吳人共立餘沫之子僚爲王立十三年而諸樊之子光以吾父四人當傳位季子季子不受光適嗣當立乃令專諸刺殺王僚而自立爲王是爲闔廬當是時用孫武伍胥之謀敗越伐楚取番入郢楚至徙都闔閭爲霸及敗於姑蘇爲越人所傷而死太子夫差立乃報越使爲臣妾復伐齊伐魯爭長於晉而卒爲越所滅嗚呼後之論者謂吳蠻夷伏處自泰伯至壽夢十九世不通中國而

吳晏然自壽夢用巫臣乘車戰射之法後與晉楚兵爭中原以至於亾又謂夫差罷民以成私縱過而翳諫一夕之宿臺榭陂池必成六畜玩好必從夫是以亾二者皆非也夫吳不亾於壽夢不亾於夫差而亾吳者闔閭也何也楚語稱闔廬口不嘉味耳不逸聲目不淫色聞善若驚得士若賞遂以霸吳然其所以得立也乃倍其讓國之義而出於弒奪則小善不足以救大惡而祖宗之澤斬焉盡矣夫國於天地必有與立失所以立喪亾隨之譬如氓庶之家其前人勤勞節儉纖悉積累克有成業而其子孫一旦侈泰無度無不立破其家者葢侈泰未必為天下之大惡顧

爲人子孫而盡反其前人之所爲未有不爲天之所棄者也況祖宗以三讓天下之至德創業垂統甚光美而其子孫乃忍以簒弑刼奪之禍繼之不亾何待乎故宜其身之不免而其子遂以斬其祚也嗚呼以泰伯之至德先文武而開基緜歷千禩而卒以子孫之簒弑不祀忽諸悲夫

范蠡論

豪傑之士俯仰身世能斷然有所割然不能使其傑然精悍之氣即銷亾於一割之中故往往有所寄託以豁其雄心阮藉陶潛逃於沉湎彼其於天下豈遽忘於情乎廣武之歎荆軻之詠所謂傑然精悍之氣

略已見之彼其以天下無所於容故寄之於酒范蠡佐句踐滅强吳雪讐恥盡有江淮之地俾其主稱霸王於天下謀之二十二年而後功成而名遂而遂扁舟去於五湖而隱於陶乃復以財自雄而蘇子論之以爲好貨天下賤士之所爲也嗚呼人之不好貨孰有如蠡者當蠡之辭句踐而去也句踐約與分國而有之而彼不難拂衣而去之迨其後積纍數千萬而復能盡散其財顧詆之爲好貨此固蠡之所笑也然而彼區區而爲之者特其傑然精悍之氣無所發紓而一寓之於財耳舅犯從公子重耳亾十九年將返國及河犯以璧授公子曰臣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

多矣請從此亾公子投其璧於河與之盟而遂入晉矦子房爲韓報仇佐高祖定天下及後爵封辟穀顧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而卒未能去嗚呼少伯之功遠過子犯而其成功之難實倍子房而子犯不能决去於前子房不能引退於後而少伯獨何如乎彼其去鄉相之位如棄涕唾去韓魏之家如洗塵壒脩然長往而莫知所極貫乎渺矣不可幾及矣非千古一士耶嗚呼阮籍陶潛吾尚不能以酒訾之而能以財累蠡乎嗟乎子瞻逌失之矣雖然蘇子亦千古士也彼豈不知蠡者而云然吾以爲子瞻有爲言之也

俠士論

賢者誠重其死乎曰非然也賢者誠不自重其死乎曰非然也吾死而重於泰山則賢者視死如鴻毛矣吾死而輕於鴻毛則賢者視死如泰山矣曰吾聞俠士輕生然乎否耶曰然諾不侵爲知己死俠士之所積也然其感激一言捐身不惜未嘗不傅於義謀於道以殉於所知而要其所以必死者有三焉謀人軍國置人死地則義不獨生一死也社稷存亾決機俄頃則計不旋踵一死也吾事已立而吾言未酬則示信萬世一死也有此三者則一言爲重七尺爲輕赴湯蹈火斷脰絶吭怡然甘之則其爲死也何嘗不重於泰山哉何也義不獨生則任其死者勸計不旋踵

則决其機者奮示信萬世則厲其防也密吾於古得三人焉曰侯嬴也田光也程嬰也當信陵君竊臥内之兵符矯奪晉鄙軍欲以却秦而存趙誠萬死不顧一生之計也侯生定其策舉其人則杖策從軍同其生死義也侯生既不能從顧能高枕牖下身居事外乎使幸而得成其功此五霸之伐也不然則侯生受知之公子及其所知之屠者同時灰滅而魏之社稷隨之當是時成敗未可知而爲之首謀者奮然一死則人心震動正所以謝後死而决成功也此所謂義不獨生者也計不旋踵者也而田光之舉荆軻也不其然乎太史公論光欲自殺以激荆卿亦僅得其一

耳至程嬰之一死也此所謂示信萬世者也何也屠岸賈討靈公之賊盡滅趙氏之族而大索趙氏孤兒趙朔之客程嬰公孫杵臼相與匿之將再索公孫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死易立孤難耳於是杵臼遂死之嬰乃出萬死存其孤是爲趙武武既立復其位乃誅屠岸賈而復趙氏後嬰之功已成矣事已立矣獨死易一言無所驗於世嬰恐天下後世以我爲需忍而適會其成功也以我爲能言而不能行也故事成而卒自殺嗚呼聖達節次守節若程嬰者可謂能守節矣彼其硜硜一死以揭吾之心跡於萬世者正所以厲人道之大防於萬世也自其一死而天下

萬世之偷生以誤國負諾而賣友者亦可以少沮矣則其死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嗚呼三人者可謂俠士矣而嬰尤錚錚哉至如荀息之不食言陳元達之以尸諫若而人一死不足以洗失身之辱奚論其他乎此誠輕於鴻毛矣若三人者吾雖爲之執鞭所欣慕焉

刺客論

太史公作刺客列傳曰曹沫曰專諸曰豫讓曰聶政曰荆軻凡五人竊此五人者非刺客也特古有刺客之名太史公求其人而不得故以此五人者實之耳然太史公即已言其非刺客矣何也太史公既傳而

論之曰此其義或成或不成夫既曰刺客未有不成者也曰或成或不成者言其非刺客也又終之以魯句踐之歎曰惜哉其不講於刺劒之術也不講於刺劒之術此言其非刺客也吾略而論之曰豫讓忠臣孝子也聶政荆軻俠士也能委身以殉所知而未能期於必成者也未能期于必成者固不得爲刺客即幸而成矣而委身以殉之使人得而甘心者又豈得爲刺客乎彼刺客者出無入有不可端倪所詣必臻所擊必中又如鷙鳥一擊瞬息滅沒未可以轍跡尋也稗官偐言刺客事疑鬼疑神太過要必有近似者至舉則必成成則必不可得而踪跡者則信史之所

同也子房使東海力士爲博浪之椎碎其副車亦幾也以始皇之威力大索天下十日不可得其後如袁盎之被刺來歙之被刺岑彭之被刺如武元衡裴度之被擊從未有獲其賊者也夫排警蹕而擊萬乘無論矣即其人身爲將相擁嚴兵踞禁近侍衛之森嚴刀斗之可防何如者而彼懷刃而來剚刃而去如刈草木如御風雲不留聲影豈若入宮塗厠拔圖把袖者之多其曲折哉吾故曰五人者非刺客也自史冊可考刺客之不成者有二人一則鉏麑之於趙盾一則初刺袁盎者也然此二人者非不能成也特不欲成之耳吾故曰刺客未有不成者也顧刺客多爲利

用其誅擊多未合於道且其人名跡不可得傳太史公以必有關於國家治亂得失者而後可故傳此五人而仍微言其非刺客以明我之非昧於其義也不然則世有報仇之孝子白日刺人於都市又有惡少年以一朝之忿操刀而殺人者俱可名之曰刺客乎嗚呼世之所稱刺客者既不可為訓而此五人者又未能盡其術而無憾又安得以真刺客之術而必為豫讓忠臣孝子之舉其庶幾乎嗚呼吾安得而見之

荊軻論上

太史公傳刺客而論之曰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不欺其志嗚呼豫讓之不成也行之過難

而荆軻之不成也處之過審故其始則備愈多而氣餒其既則機不赴而氣盡皆必敗之道也天下無萬全之事也操必得之券行康莊之塗而往往蹉跌者機變於瞬息而事乖於俯仰也凡事且然而況於蹈不測之地刺萬乘之主而乃欲萬全而後行吾見其必不全矣荆軻受太子丹之命以刺秦王一則須樊將軍之首再則須督亢之地圖三則須吾友與俱嗚呼又何其持重而周詳也夫豪傑之士而間行擊刺之術如風霆之猝至也完其氣赴其機瞬息相遇而事已決矣若使其風紆徐而披拂其雷殷殷而填填必不能有所震蕩而鋤砭矣今與秦王周旋於殿陛

之間雍容言笑多其往復其氣已鑠其機已逝矣而又何以逞於一擊之間乎公子光之殺王僚也身與之爲周旋而使鱄諸注心於一刺趙襄主之殺代王也身與之爲酬酢而使厨人專精於一擊猝然而來間不容髮故魚炙進而王僚斃熱歠進而代王殞無他完其氣赴其機也今軻之見秦王也其如是乎人有以抗直自命者常欲面數其友之過及見其友言未及吐其友與之握手道故絮及生平於是其言終不發其過終不聞無他挫其機也嗚呼友朋之間一言之遺猶有機焉而況刺萬乘之主乎故氣完而機赴者雖庸奴如厨人可以集事如其不然雖賢如荆

軻徒足以湛其族覆其國而已此魯句踐之所以歎其不講刺劍之術也雖然豈特不講於刺劍之術而已哉

荆軻論下

侯子曰荆軻英雄而感恩者也徐子曰荆軻非英雄也特俠士耳太子丹之命軻也曰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愚以為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闚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刼秦王使悉返諸侯之侵地若曹沫之於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及軻刺秦王不中斷左股被八創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

皆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嗚呼軻不獨不講於刺劍之術也而又不明夫時勢當齊桓公一霸而爲盟主欲申信義於天下故曹沫得以一劒之任而使悉返魯之侵地然桓公嘗發怒而欲倍其約賴管子之信而後魯三戰之所失一朝而復之今秦之爲秦行如者信陵君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客謂韓王曰秦之欲幷天下也不與古同行雖如伯夷猶將亾之也事之雖如子之事父猶將亾之蘇代曰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必令其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困則使太后

穰侯爲和嬴則兼欺舅與母則秦之爲惡天下之人能知天下之人能言之而輒獨以桓公望之始皇而以管子望之不韋李斯之徒斯必敗矣且當時曹沫之所以得志於齊者獨求返其所失故其求易給而其言易酬若沫遲其一時之雄而有好大之心而謂桓公必盡返其所得於他國者則桓公必不能從而管子亦必不能信矣今不特以桓公管子望之始皇之君臣而且以桓公管子之所不能者望之不亦謬哉即果得所欲吾見其匕首一去而六國之侵地不可得而燕之危亡立至王翦李信之軍拔薊城而擊遼東者無異於軻之被誅也嗚呼不忍帝秦寧蹈東

海而死當時稱義士焉太子丹以不忍召公之苗裔而屈服仇讐之暴秦獨非志士仁人乎顧其所見則嬰兒之謀也而荆軻乃以身徇之吾故曰荆軻非英雄也特俠士耳彼所知者士爲知己者死耳嗚呼惜哉

師說上

世之盛也師道在君及其既衰而師道在下道之盛也以道爲師及其既衰而以經爲師矣書曰亶聰明作元后又曰作之君作之師言聖人首出庶物而踞大君之位以教天下也又曰皇建其有極汝則錫之福使壽其行而邦其昌言大君立教於天下而錫福

於率教者造就其行以善我國家也於是鄉飲大射則於學授鉦飲至則於學以禮樂征伐皆大君教天下之事也教化既行長育人材育材既盛克處在位故其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又曰芃芃樸棫薪之槱之此大君為師而教行於天下之效也及周室東而王迹熄學校廢而子衿刺佻達城闕風俗衰遲為人君者不能舉其師之職無以為教於天下而孔子崛起而設教於洙泗之間文行忠信循循善誘天下翕然宗之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二人於時號為素王蓋言師者王者之事也而以布素尸之此師道之一變也孔子既沒微言絕而大道衰然七十子之徒各

貢其道以友教天下子貢居齊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而段干木田子方孟子荀卿各師其師各道其道以爲教此又師道之一變也迨秦之季焚書坑儒漢興而六藝殘缺鮮能兼通於時田生言易申培公轅固生韓太傅言詩伏生言尚書高堂生言禮胡毋生董仲舒言春秋儒者各以一經爲師而師道又一變矣嗚呼師不以道而以經非師道之極衰乎所以馬融堂羅妓樂徐遵明懸質絲粟王式貽恥狗曲轅固生來譏馬肝貶師儒之風而爲後世笑也浸淫至於今日而今之爲師者又何如乎以一經爲師又可得乎向之所謂極衰而今又邈然其不

可幾乎爲可悲也余不佞幼而好學負奇志迨乎成立不汲汲於榮利慨然有志於聖人之道而病未能也然學固不專一家而冀以躬行爲先及遭喪亂閉門隱居四方之問奇請益者一槩謝去癸卯歲潘生次耕以其所業詩問業於余而余欣然有以教之於是潘生既中心悅而誠服於余余亦爲之師而不疑兩人固相得也乎居相與講道論德稱説詩書詠歌先王之風上下古今成敗得失之林天人消息往來之微輿地山川形勝之奇災祥圖緯歷數之異以至前言往行奇節異能之魁偉人妖物祟氣感風移之變態以至幽經怪牒廋詞隱語雜家小説之荒忽事

無所不言言無所不盡推其極致要其指歸抵掌而談流連感激或泣或歌不能自已而簞食屢空不改其樂藜藿不糁歌聲若出金石所謂以躬行先之者然乎否耶嗟乎余於潘生又豈世人之所能知哉潘生從余遊一年余亦命兒子叔然受業於潘生且昌言師道以正告之固願余之於潘生潘生之於叔然共相與以有成也嗚呼今何時乎庠序學校之事不明於國灑掃辟咡弦詩象勺之事不明於家進無所程退無所資而師道絶矣夫天之所廢不可以興亦勉其人力之所可至者耳吾固願爲師者奮乎百世之下起師道屢變之餘廻江河日下之勢毅然以淶

泗爲宗而一反諸道毋徒硜硜爲經生也余與潘生共勉乎哉吾觀潘生其才大其氣静其志淡長固將窮天人以爲學故告之如此雖然人之患在好爲人師余與潘生又當共自懼者也

師說下

吾觀於師而後知道之重也無其道天子而不能教一時有其道匹夫而可以教萬世道之所在師之所在也非必升堂而入室也非必親炙而私淑也聞其風範其防者皆是矣當春秋之時弒君三十六亾國五十二日食三十六地震五水災十四以至山陵崩陁雷霆失序星隕晝晦夏霜冬實夫戎翟交侵而亂

賊接踵烝報成風於是天變動於上地變動於下而
人道幾滅孔子起而刪詩書定禮樂作春秋然後君
君臣臣父父子子天地得以復位日月得以復明萬
物得以遂其生上下數千禩綿延不墜者皆孔子以
道爲師有以維持而永久之也夫師者道也道絶則
師絶矣自孔子至今盛衰旣殊汚隆不一雜亂糾紛
湮沉晦塞無時無之而其中瀕絶者亦屢矣火於秦
不瀕於絶也黃老於漢不瀕於絶也佛於六朝不瀕
於絶也然而瀕絶者必有在也嗚呼今何時乎吾始
言師道之變而今言師道之絶不更痛矣乎嗚呼亦
危矣然而不終絶也夫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以春秋

之亂人道幾滅而孔子正之綿延至今苟今之人能推明孔子之道師以是傳之弟子弟子以是受之於師則於今乎何有而吾世其有瘳乎夫大聖不再生孔子不可復作苟得聖人之一端亦足以廻人心而風教於天下而師在是矣而今誰其人也雖然事未有剥而不復者故當瀕絕之時天必篤生其人以維繫於一綫亦猶澤中之有火而一陽之生於極陰也今正其時也嗚呼今正其時也而謂今無其人乎

寒花說

仲冬之月羣象閉塞萬木憔悴大地無萌芽之生極目無含榮之秀而余庭前籬壁之間有紅花自開凌

霜吐葩風前獨笑偏反娟嫿殆難爲倫或顩而歎曰此花有松栢之後凋蘭蕙之自芳經秋不隕當比小山之招先春而開可入羅浮之夢乃離騷香草曾未擬於江蘺何草木之亦有幸不幸歟余曰否不然物固取於大者遠者非所論於瞬息之觀也昔有匠氏刻木爲人能持鉢乞錢又刻木爲皂鵲能奮飛百里之外則其巧過公輸矣而不得厠名方技之傳無他小之也亦或有偶然之奇寸節之峻幸垂史册著其名字然而傳之後世知者鮮焉是故一羽之翠不如六翮之純白也一寸之錦不如全機之疋布也況朝榮暮落同於蒸菌則雖凌霜吐葩固不如春花之爛

嫚而以儉之歲寒後凋過矣君子亦務其大者遠者而已管子曰崇山之隈奚有於滋平原之隰奚有於高知言哉

貧病説

子貢結駟連騎排藜藿以見原憲憲攝敝衣冠見之子貢曰夫子豈病乎原憲曰憲貧也非病也固也然吾以為貧則未有不病者客曰噫甚矣子之憊也夫子謂君子謀道不謀食又曰食無求飽居無求安今吾子言貧則必病何若是之惡貧也得無悖先師之訓乎且吾子動法前賢彼歌聲出金石而不改其樂者獨何人哉噫甚矣子之憊也徐子曰唯唯否否夫

人生平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而一旦緩急盜泉是飲亦病乎客曰然昔平原君朱建義不與辟陽侯交既母死貧不能發喪而卒受其金失身亂人竟以是敗非耶夫人而尚志居貞不磨世爵而饑來驅人隳節干祿亦病乎客曰然昔馬融始不應鄧氏辟命既遭饑困而遂違初志黨附戚識非耶夫人而殘身辱親殄先人之緒亦病乎客曰然昔史遷遭李陵之禍徒以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故卒從吏議而陷腐刑非耶夫人而湛身覆嗣死輕鴻毛亦病乎客曰然昔王尼以無食而噉車牛牛盡而父子俱餓死非耶之數子者皆抱人傑之譽負天下之才平時抵掌言事忼

概仲眉其鋒莫圉及事會交困金盡氣索而或死或
辱正同腐鼠悲夫悲夫安在其非貧之爲病也乎客
曰古人之事則吾既聞之矣今請言子之病徐子曰
夫葬親愼終之大事而教子俯育之鉅責追遠則潔
蘋蘩於歲序平居則衞軀命以衣食一家之内婦子
雍容有禮有則固生人之常道亦中人之所能也苟
或悖此病莫大焉而今者天道周星猶遲反壤先人
孤櫬藁葬兩楹一病也兒曹年逾象勺而家塾無師
恐詩禮箕裘自我墜地二病也歲時伏臘時缺蒸嘗
霜露旣濡松楸莫展三病也邂逅疾病診療不時衣
食不適致不訾之軀幾於橫死四病也兒曹衣不掩

脛蓬頭跣足客至不能揖祀先不能拜故年雖長大而未閑禮則見客而懃不能仰視五病也凡此五病繇於一貧中夜焦心令人次骨奈何未處其地不及身親驗之而輕肆悠悠之口哉至於藜藿不糝而不廢嘯歌簞食屢空而吾樂自在僕雖不敏猶爲庶幾而非所以語於此也嗟乎嗟乎事固未易一二爲俗人言也客無以應默然而退

宋生名字說

宋克昭氏少執經於吾宗子瞻明之門而亦私淑於余者十五餘年矣間嘗請余曰某聞名以制義字以敬名今某之名與字實未有以啓吾志而勗吾行顧

先生有以命之余重嘉其請而未有以應之也吴中山多名勝而大樵山介於天平石屋靈巖琴臺之間顧幽靚卓越若不屑吴山之嫵媚而獨古處者宋生樂其泉石之美林麓之邃流連晨夕讀書其下余於是躍然有以字之曰古人命名與字其義有三一曰取諸人則司馬長卿之名相如袁愍孫之名粲以至顧雍之雍桓温之温皆是也一曰取諸事則袁賀之字元服高琳之名琳是也一曰取諸地則魯苫越之子名陽州趙岐之字臺卿是也今宋生既讀書大樵之麓而又愛此山之勝因字之曰大樵取諸地也學朱百年之伐樵采箬置諸道頭不與世接胡叟之曳

柴而行客至不汲取諸事也學孫樵之文繼昌黎之正傳學鄭樵之學爲一代儒宗取諸人也字之大樵而三義備矣於是名之曰采采者取也擇也夫人之能坐而進於聖賢之域者皆其善采者也故顏子之擇一善大舜之取於人皆是也苟如是以采於山奚止芝蘭之芳松柏之貞澗泉之潔煙雲之潤皆備於我乎如是以采於古人又奚止百年之隱胡叟之逸可之之文漁仲之學皆備於我乎學猶殖也仰有取而俯有拾進之而靡已則其所詣未可量也噫是其所以爲大樵也歟

恒軒說

吾友歸子元恭天下士也性不可一世目中空無人遭亂坎軻不少挫其氣自號曰恒軒徐子問之曰子之自號其有說乎玄恭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又曰得見有恒者斯可矣則是恒者聖人之所深有取而復歎息慨慕若庶幾望見之者且吾自經世變吾深悲夫素絲之終染荃蕙之爲茅是皆無恒者也故以爲吾號以自期亦自儆也徐子曰固然然吾有所進矣夫不一於恒以爲恒者聖賢之學也一於恒以爲恒者德之棄也此不可不察也孔子之自敘也自十五志學以至七十之不踰矩其爲道也屢遷而孟子之稱孔子則曰仕止久速無可無不可其亦無

恒甚矣譬如天地物之最恒者也然觀其造化之功則歲月日時推遷變革無一息之停斯無一息之恒矣以是而成其生生不息之眞恒聖賢所以日有孜孜時異而月不同而經德立乎其中也夫天地以日新其化爲恒聖賢以日新其德爲恒非不一於恒者乎不然則易之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凶而洪範直以恒言咎徵矣其可思也夫其亦可懼也夫吾知歸子以不挫之氣成日新之德也

故給諫東萊姜公埰私諡貞毅先生議

行出於已名生於人易名之典俾民興行所以彰往哲詔來茲此誠砥世之大經名教之干城也苟其人

而行合謚法則雖在草莽雖有一節猶所不廢如東

漢之季所稱文範先生文德先生玄文先生貞逸民

獨行之流有其德則舉其謚無不標領史牒炤耀古

今而況始則位參禁近名顯朝廷既則堅臥山林起

徵九列面折廷諍則事關君國卷懷遯世則身繫網

常者乎而時異典湮缺焉未舉門人故舊相與哭予

而撫其懿行揭其大節以相與謚之亦猶行古之道

也故東萊姜公埰於癸丑歲六月丙午以疾卒於吳

門之舍館遠近聞之莫不悲歎遺民故老尤懷盡傷

痛故國之流風悼哲人之斯萎於是起而議曰任天

下之大事立天下之大節非貞無以守之非毅無以

成之無往而非然矣公早歲聲華滿天下以進士起
家爲令惠政及民有如膏雨當官而行恤民則止不
畏强禦不通津要治績既最十年不遷而守身不滓
爲清白吏入爲給諫拾遺禁闥時權奸誤國國事日
壞公慨焉有澄清之志於是譏切時政上書極言無
所諱遂觸逆鱗之成遘蜚語之禍禍不測下詔獄治
始終鍛鍊三木囊頭身備楚毒而公辭色如一視死
如歸上疑刑官有所徇復震怒公復拜杖闕下杖至
百迨歸司寇公橐饘不入肌膚不完而復遘太公殉
難之變慟絶不欲生時天下無不寃公爭訟公而公
無幾微倖心惟自安於纍囚以待天心之悔悟既得

旨謫戍宣城而國變隨之公聞變慟而仆地既天下
亂戍所不可居公以吾罪臣有君命即不能就戍必
客處毋還鄉邑於是往來儀真吳門之間天下稍定
搜訪遺老公浚避之之死靡二以久不還故里遂得
免天下於是敬公之高節而益服公之浚見也如是
者三十年俯仰如一日一言一動不忘故君疾既篤
猶諄諄遺言必塟我宣城使我千秋無違君命其忠
誼如此至其家庭孝友敦倫備禮又所衆著者也於
是議者曰公篤行於家施於民效於君徇於國生平
偉績簡不勝書而要之人之所不能者有三焉葢濡
十年而不喪其守瀕九死而不失其度閱三十載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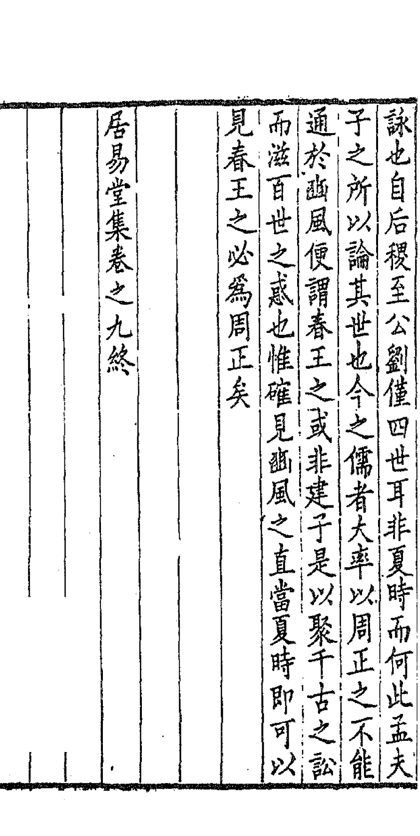
不變其操也夫確乎操持而不抜者貞也卒焉臨蹈
而莫奪者毅也以公之聲華久紆墨綬淹跡腴邑而
不涴清白不慕通顯此公守身之貞也而斷然有以
成其不滓者非毅乎以公之忠諫黄門北寺傳致備
毒而坐待天心不欲自理此公蒙難之貞也而斷然
有以成其不撓者非毅乎以公之位望而違墳墓去
親戚隱身避世不遑寧處適歷歲紀殆三十年爲晉
徵士爲宋故相而簡書無聞干旌不及此公完節之
貞也而斷然有以成其不屈者非毅乎嗟乎此非蔡
邕氏所謂忠兼三義文備三德者乎有一於此猶可
以稱於是合而舉之曰貞毅以謚之按之謚法質之

羣議僉曰允矣吾無間焉遂謚爲貞毅先生

春王正月辯

春王正月者周正月也周正月者建子之月也建子月者夏之仲冬月也仲冬不可以爲春正而春正之者葢王之春正月也王者周王也此夫子尊王之特筆而行夏之時之精意見之矣何也三正皆以歲首爲春自然之理也然言正而不悖天時不失物性者惟夏正有之故直言春而無所系者時之正也夏之春也言春而必系之以王者此非時之春而特王之春耳亦明冬之必不可以爲春而周正之必不可以不言春也故曰此夫子尊王之特筆而行夏之時之

精意見之也曰松陵朱氏鶴齡之所謂三正皆可以爲春或亦然乎曰否惟必不可以爲春故系之以王也不然則夫子固周人也以周人而遵周正何不渾然統之以春而必系之以王乎且聖人立人倫之極以教萬世者也苟周正之無悖又何必以行夏之時乎哉曰豳風七月之詩何謂也曰此正夏時也曰然則朱氏所謂豳風歲令出於民間之話言而非朝廷之政令信乎曰否此直當夏之世而言夏之時耳非居今而反古者也又何疑於春王正月哉何也夫周之始以后稷后稷之子不窋即失其官至公劉復修后稷之業始立國於豳而周道興焉此豳風之所繇


詠也自后稷至公劉僅四世耳非夏時而何此孟夫子之所以論其世也今之儒者大率以周正之不能通於豳風便謂春王之或非建子是以聚千古之訟而滋百世之惑也惟確見豳風之直當夏時即可以見春王之必爲周正矣

居易堂集卷之九終

居易堂集卷之十

書後

書平準書後

聖人之言治天下富先於教而足兵後於足食故曰積貯爲天下之大命衣食足而知禮節窮民易與爲非此自然之勢也太史公知此故作平準書作平準書而有深痛矣痛者痛文景完富之天下孝武以多欲而敝之也故首言國家無事而府庫溢倉庾滿至粟紅貫朽不復可用而上富下贍民俗敦厚吏治潔清矣孝武立而一敝之於伐匈奴一敝之於通諸夷一敝之於穿河渠而天下騷然蓄積盡傾饑饉流亾

盜賊滿野卒之大農盡耗而縣官大空於是民敝俗壞吏治苛急勸輸賣爵更幣鑄錢不特無益於治而天下益亂僇殺無辜亦且幾億萬矣而天下之貧自若也於是爲告緡爲均輸以筦天下之利以濟上之欲上用雖饒而民無所措其手足如是而不至於亂且亾者幸耳豈不痛哉太史公既深痛之故明言之且切言之以爲人君多欲則多事多事則多費多費則天下貧而民俗壞於是列治亂之效陳得失之林使後世知天下雖大四海雖富而輕用之必敝也故富國足民之本在於節用愛人與民休息如文景之蠲租除稅而天下以富可見矣太史公意以爲文景

之蠲租除稅節用省事而以富天下者此本富也太公管仲之設輕重九府越王計然之流行錢幣而以富其國此末富也若楊可之告緡桑弘羊之筦利以饒上之用此特盜賊之行耳此所謂姦富也奪人之財以自贍攘人之食以自腴而且淺其文巧其目殺人以濟之不謂之盜賊而何故一篇之中其淺詠而痛刺之者已不可殫述而竟以烹弘羊天乃雨結之其意尤洞然矣而論贊言列國不重本富故卒爲秦所并而秦既并天下富有四海而其效卒歸於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饟女子紡織不足衣裳而已不大可睹乎故曰太史公之作平準書葢有所淺痛也而

平準書之所不足又作貨殖列傳以論之故其序曰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為務此所謂國家無事者也輓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此即所謂更幣鑄錢勸輸納爵以至告緡籠貨者也蓋貨殖列傳實言平準書之所未言而其本意亦痛武帝之耗斁天下耳故貨殖不過論載一身一家之富厚者耳而首言至治之極神農以前而其中則推論太公管仲越王計然之霸齊與越有味其言之蓋太史公深知治天下必本於富國而富國必先於富民故如文景之節用愛民蠲租除賦此可

以富天下者也如齊越之斤斤言幣筴輕重此可以富其國者也若既耗敝之乃復聚斂之攘奪之鮮有不為亾秦之續者故一篇結以烹弘羊見其聚斂攘奪之酷而論贊結以秦之衣食不足見聚斂攘奪之無濟於困窮而益速其亾此其所以為更酷也吾故於其一篇之中標出其微言精義而通論之

偶書侯嬴事後

魏有隱士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信陵君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當時侯生豈有所不屑於公子哉人各有志焉耳彭城姜肱隱居不受辟命數徵

不起乃詔郡圖畫其形狀肱臥於幽暗以被韜面言感風眩疾竟不得見之夫子曰匹夫不可奪志也亦少亢矣而竟以得全此不特不奪志之難而不之奪者之更可尚也有寡婦人者自其夫死誓不一見男子之面即伯叔兄弟亦弗與見守死空閨垂幾十年乃有一男子必以見爲請曰吾知之吾敬之也嗟乎人苟能知寡婦則亦重哀之而全其志可也又豈以見哉如必見焉非貶即傷矣故曰不之奪者之更可尚也夫終身不改婦道固然而此獨以節見知於人或亦此寡婦之過乎然吾願知之者之終勿奪焉可也

書李斯傳後

李斯傳一篇中而載趙高事居十之八而篇末直以高事結束而以秦亾天下竟之凡此皆以見趙高所爲無非斯之爲之也此所以爲斯傳也當始皇之崩斯爲丞相天下事係於斯而乃聽高所爲矯詔而易其主而高無不可爲者矣天下事固無有大於易天下之主者此一聽之而天下事無不聽之而聽之者斯也自然之勢也夫高之得慫其志繇於立胡亥而立胡亥繇於斯之聽高聽高而卒以殺其身夷其族而并以弑秦之君而亾秦之天下於此見殺斯之身者非高而斯自殺也夷斯之族者非高而斯自夷也

然則弑二世而亾秦者獨非斯耶此所以一篇全載趙高之事而終之以弑君而亾天下而爲斯之傳也太史公作此而所以垂戒於萬世者深切著明矣不特戒人君不可有持爵祿之臣而亦以戒人臣不可有持爵祿之心也李斯之聽高非爲持爵祿哉究也不特爵位不可保而并其身族而狥之而并以其君之身與天下而狥之則究二世之所以弑秦之所以亾皆起於李斯持爵祿一念則盡趙高之事雖欲不入李斯傳而不可得也然非太史公不能爲也作一傳而既以垂戒萬世之君復以垂戒萬世之臣則其書之關係何等其史法之精嚴又復何等故太史公

自謂作史記上繼孔子獲麟之絶筆豈虛也哉豈虛也哉宋儒鄭夾漈先生作通志於斯傳中摘出趙高事以爲高傳入宦官傳此在通志又爲不可奪之例夾漈固不誤也二者竝行不悖者也若二者互易之則皆謬矣史學難言哉

書諸葛武侯傳後

陳壽良史也其帝魏寇蜀非惡蜀也一以身爲晉臣晉魏之所禪也則不得不推崇魏一以目擊安樂公君臣稽首稱臣於魏人情不甚相遠彼自以爲魏可以統蜀而蜀不可以統魏矣此理勢之必然者至其作武侯傳讀之而知爲命世之傑作壯繆傳讀之而

知有國士之風此兩傳者魏書中之所少也其於蜀國人倫推崇極矣至於孫乾簡雍糜竺劉巴尹籍董和之徒未免太畧幾如點鬼簿止足以紀姓氏而不足以概生平意者蜀無史官無所承受故缺畧歟似又非獨壽之罪也至敘武侯父子一曰將畧非長一曰名過其實此自文人鋪敘抑揚之法史中多用此等語以爲宛轉沈吟之致又何足深怪乎

書張嵥事後

洗充附逆而子勁殉忠張稷弑君而子嵥死節信乎忠孝大義惟人自立父不能得之於子子不能歸之於父也袁氏自淑粲顗昂世著忠節而君正披猖不

克負荷致道素之門一朝塗地豈不痛哉夫劉向竭誠宗國而歆佐新莽郗愔乃心晉室而超附桓温千古猶爲向愔痛之况父則捐身殉國而子則反面事仇者乎遺穢良史頹其家聲在國則爲亂臣在家則爲賊子以視沈勁張嵊真罪人矣嗟乎夫爲人臣子者其亦當審所自處慎無負君國忝所生爲良史之所痛哉

書傳伏事後

或曰南北齊之亾也馬仙琕傅伏可謂善守而卒之身事二姓陳力仇國以語於忠豈不悖哉獨不見崔楷之殉殷州張嵊之死吴興乎余曰不然當二臣踈

慨誓死竭誠拒敵誠奮不顧身義不旋踵至於酹酒斬使請誅血衂可不謂之忠乎君子之於人也亦節取焉而已苟其事可以教後世之爲臣子者則録之雖一言之幾於道弗遺也而况於此乎然吾願後世之爲人臣子者受人寄託任人封疆守馬仙琕傅伏之所以守而死崔楷張嵊之所以死則善矣雖然無愧於此者其惟張廵許逺之流歟

書沈容卿施文慶事後

國之有小人猶木之有蠹也蠹託命於木而木不仆不休小人憑藉於國而國不亾不止不亦悲乎故善治者如植嘉樹剪除蟊孽無使滋生庶不以宗祏殉

人哉

書五王反正中宗後

平勃之誅諸呂也無少長皆斬雖朱虛之肺附不問也爲國除亂賊自應殲滅之無遺類此臣子不共戴天之大義也平勃知此所以能奠安劉氏二百年之社稷唐五王定大策反正中宗以匡復唐室而但誅二張置產祿於不問何耶諸武皆不共戴天之仇也五王忍與之比肩北面乎此而不誅不但昧於安危之大機并不知君父之大義矣未幾而濁亂宮闈肆毒天下春宮以稱兵非命宮車以鴆毒晚駕當是之時唐之宗廟社稷相綴如綫誰爲爲之皆五王不誅

諸武之罪也五王之罪其可贖哉五王暗於機宜其身之誅竄家之破滅不足惜奈唐之九廟社稷何吾於此更有見焉當平勃之誅諸呂也除桀賊之產祿他即無誅而漢已泰山而四維矣何以言之漢高磐石之宗齊楚强藩半天下朱虛東牟備宿衛是時齊兵已宿滎陽諸呂孤雛腐鼠耳故曰即不盡誅無害也然純臣之誼不敢以賊貽君父故平勃必盡殄之若唐神龍之初其事勢固懸殊矣武氏移神器於閨闥而以爵位功名縻天下之士日誅殺擊斷懾天下之心唐不血食已二十年中宗之僅存幸耳天下宗藩剪除殆盡二豎雖誅而以僞周之餘威斬已絕之

唐祚反覆手間耳而武氏尚可遺種於天地間乎語曰人臣見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鸇之逐鳥雀又曰除惡如農夫之去草以見不盡不止也五王豈不知此乎神龍之初凡有知識三尺之童無不知諸武之應誅而五王獨不寤何歟不明君父之大義致唐室再燬其罪浮於功矣而浪語匡復何歟

書韓愈對禹問後

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禹之不傳於賢而傳於子亦行其所無事也故堯之傳舜舜之傳禹禹之傳子一也皆天也天者時也時之未至聖人不先時而啓幸功時之既宜聖人不後時而廢事堯舜傳賢之時

也禹傳子之時也禹未見賢與子之異也時至而致之耳故曰行其所無事也韓愈氏曰禹之後四百年然後得湯與伊尹不可待而傳與其傳不得聖人而爭且亂孰若傳之子雖不得賢猶可守法而孟子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以爲聖人不苟私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夫禹後必湯伊尹爲可傳而湯伊尹必不可待而傳傳匪聖則爭子非賢猶可守非天與子耶嗟乎愈之言固已範圍孟子語中而不知也吾因正告天下曰孔孟之書範圍天地後人其無輕議哉

書昌黎潮州謝表後

夫輕批人君之逆鱗者必不能無動於雷霆之下者也曰然則將詭隨乎曰否遇事必言言必和平其氣惻怛其詞反覆抑揚開陳善道使聽者爲可受受者爲不爭而後吾言入矣夫君子之建言也將以匡君德而濟國事也非以較勝而爭強也非以翹過而訐直也若持之以好辨之心臨之以好勝之氣鮮有不僨者矣及言出禍隨死亡繼之而所謂和平惻怛者往往能卓立而不變而好辨好勝翹過而訐直者或變易委靡一旦化爲繞指而不可復振蓋氣平者不撓而氣憍者易餒其理然也今人每讀昌黎潮州謝表而歎其爲可哀而吾則讀其論佛骨表而已見其

然矣

書柳宗元封建論後

柳宗元之論封建曰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夫聖人之不得已用之於兵刑而不用之於慶賞將謂創業垂統而亦不得已耶又曰歸殷者三千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湯武之封建非公之大者也不得已也嗟乎甚矣宗元之陋也未知其所以測聖人者何等也昔李國貞節度朔方治軍嚴將士不樂皆思郭子儀王元振因之爲亂遂殺國貞子儀復爲朔方元振自以爲功子儀曰吾爲宰相豈受一卒之私耶遂收而斬之餘

是諸鎮皆奉法曾謂湯武而不若于儀耶嗟乎甚矣

宗元之陋也

書蘇轍燕論後

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洪範曰用靜吉用作凶此不

特龜筮之理也故一動而凶悔吝居其三吉居其一

動之有咎如此夫人君之為國苟國已立矣民已安

矣太平已有象矣當是時祖宗之成憲可守邊垂之

牧圉不驚而其君其相動作紛紜皇皇焉若不可以

朝夕者其勢非亂則亾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鮮有

獲免者也宋之興也藝祖開其基太宗定其業仁宗

又從而安養休息之湛恩濊沃優柔漸漬四十餘年

此正周之成康漢之文景也神宗繼之守而勿失而宋幾三代之治矣乃用安石之謀喜於有爲而以新法亂天下使天下囂然喪其樂生之心一再傳而遂成靖康之禍豈不哀哉善乎蘇轍之言曰彼說客策士借人之國以自快其一時可矣而爲國者因而徇之猖狂恣行以速滅亾何哉何其言之痛也君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吾獨怪當時敵國皆知之天下皆知之以至侍從禁近以至世臣元老皆知之而皆言之而獨其君不寤以馴至於亂亾悲夫

書蘇轍三國論後

三蘇文章互有勝致子由固遜大蘇然其思深而意

微亦有大蘇所無者如三國論論高帝之以不智不勇勝項羽而曹操孫劉則各以智勇而不勝此千古絶識亦至文也昔徐鉉學貫天人博物辨辭舉世莫兩藝祖伐江南鉉奉使至將以辭令問兵故中朝當有館伴而殊難其人宰相以下不知所擇藝祖乃自擇一目不知書而厚重者充之鉉遂大窮嗟乎若藝祖知之矣

書先文靖公墨刻後贈靈巖老和尚

嗟乎此先文靖公自初筮仕以及畢節十八年中見危致命之死不渝之手澤也乙酉之禍先文靖從容止水枋痛悼罔極致譏滅性一息僅存者殆逾半年

次年春方省人事即倩臨摹善手勒之貞珉以垂不
朽爵禍百本秘之篋中非其人不示也故凡交游親
串得受讀者不什一焉既以重吾親之遺墨亦以書
中種種非世所宜覩也癸巳秋靈巖大和尚以樹泉
集屬序於余見其往還晰夕率多遺民故老而所爲
流連風景舉目山河者又多殷麥周禾之悲焉此實
唐宋以來諸大善知識中所絕無者也余故特出篋
中藏本裝潢成帙致之座下乞師即以忠孝之言行
說大法庶使毫端碧血直爲人天光明幢乎

書瓚溪陳烈婦楊氏行狀後

余每讀史至趙世家嬰杵事未嘗不撫卷歎息而隨

之以流涕也嗟乎此眞赫然烈丈夫乎然復不能不致慨以彼其人而死與立孤不能復兼也以彼其人而大業之祀不得不中絶也於此見千古成事之難與就義之决即烈丈夫固有所不能兼不能爲者矣而今觀於瓚溪陳烈婦楊氏之行狀而始知有千古獨絶之奇也烈婦一婦人耳當天崩地拆之變值破巢毀卵之慘處斷脰陷胸之時而從容一言既全其夫復全其子然後以一身委之清冷之淵至死不辱若素籌而預處之者不亦異乎夫烈婦既不難一死而復能全其子全其夫於倉卒之頃一言之間不動聲色而成三大節若使處嬰杵之地是不特既死而

能立趙孤且能使大業之祀不復中絕也是節婦能兼嬰杵之所不能兼能爲嬰杵之所不能爲者也所謂千古獨絕之奇者非耶嗟乎烈婦當今之世有愧於烈婦之風又豈止若而人者耶

書王咸中乞臨曹娥碑後

書法以小楷爲極致而小楷必宗晉唐尚矣然二代風氣絕殊未可同日而語也如羲獻楷書全尚姿致而姿致出乎自然不言格律而格律確乎不移我之心手兩忘書之形神爲一若庖丁之游刃郢人之運斤不知其所以然此其所以千古獨絕也迨乎唐而力勝乎巧腕弱於心故歐虞之書步趨二王亦尚姿

致而體乎其後及顏魯公楷法最精而自闢堂宇純尚格律晉人風流自兹逾遠唐人小楷其廹美而未善聖而不神者乎孫過庭書譜云眞不通草殊非翰札又曰眞以點畫爲形質使轉爲情性草以點畫爲情性使轉爲形質夫草之繫乎使轉人皆知之而眞之尤重使轉人之所不知且草之使轉人之所見而眞之使轉人之所不見必致精於所不見而後見者始工亦猶人情性旣善而形質自然安嫻查變化氣質未有不繇於情性者故曰元常不草而使轉縱橫惟其觔絡關竅俱在不見之地此工力之所以倍難而體制之所以全繫也而唐人楷書似止工於人之

所見而不能工於人之所不見所謂眞不通草者耶
今以二王小楷精求神理見其寓迴顧於豪鋩存頓
挫於斷續無一點之無波無一畫之不轉觀其行序
雖斷而還連玩其體裁若違而實合孫過庭云導之
則泉注頓之則山安而余又謂豪甫著而即行筆已
足而復駐能得乎此思過半矣既得晉人之風規而
唐楷已在我度内又何足云乎王子咸中文恪公之
聞孫也妙年篤志臨池之學而請益於余因爲倣曺
娥碑一通兼復論晉唐書法爾爾夫自有書契以來
王氏書法千古所宗六朝之間世擅其妙今咸中以
綺紈之年好學淡思當復起衰於數代之後而繼千

古之絕軌乎書法必歸王氏於此又可見矣

書周忠介公墨刻後

余聞之先人周忠介公自就逮以至詔獄以至被難始終不撓當考掠時楚毒備極辭愈激烈而今讀其檻車時遺詩則又何和平而從容至於此也范孟博被黨錮之禍對獄慷慨而臨行與其子訣低徊悽惻聞者流涕嗚呼夫人生風節能造其極未有不根於學問者也不然始雖錚錚終必絀矣彼狄梁公爲羅織受訊猶有革命一語若忠介公又何憾焉嗚呼則其至死不撓者又孰非此和平而從容者以爲之乎

書殷汝劭先生私謚議後

語云不知其人視其友余嘗得侍殷先生而未識殷先生之爲人顧余自幼時受庭訓知周忠介[illegible]孝介之鉅節偉行最悉而殷先生忠介孝介之友也則殷先生可知矣嘗殷先生與忠介孝介讀書談道於一堂晨昏風雨一時人望有五奎之目亦若昔賢所稱四藪者謂其一出而可致君澤民非僅僅文士以詞藝相高也及忠介被脅謗之禍先生奮不顧身奔走後先幾及於難而卒復自全吳士人謂先生始則有孔文舉之風既則有申屠子龍之節非人之所易幾也迨乎國變宗社淪夷而先生不降不辱全而歸之皭然以死嗚呼先生眞無愧爲忠介之友矣吾聞忠

介對獄慷慨其詞激烈聞者毛豎而其瀕行與親友訣則意氣和平若無事然識者韙之先生之死於荻溪𨚫匕不御全其髮膚琅琅話言千古如在慷慨從容實復兼之非後先一揆者耶昔楊忠愍公之入獄也自知不免於桎梏縲絏中自作年譜實以吾精氣神明塞天地而昭今古者非人之所得而傳也忠介之烈同於忠愍茍非其人之精氣神明若與忠介爲一人者能操筆而譜之也耶今先生實爲忠介年譜壯忠魂於既往開生面於千秋此書出而昭忠佞賢奸晰時風世變所以維世敎而防橫流者無窮也然則先生之克正其終也始則以樂忠介之難卜之繼

則以成忠介之譜决之矣又豈俟其絶食窮鄉而始信其死不失身者乎謚之孝愍吾無間然矣

書鐔津集評讓篇後

鐔津文集評讓一篇謂天子諸侯以天下國家讓然有以時而讓者有以義而讓者有以名而讓者有以勢而讓者有以苟讓者以時讓者仁以義讓者勸以名讓者矯以勢讓者窮以苟讓者亂漢之孝平其勢讓者也吳季札曾子臧以名讓者也泰伯伯夷其義讓者也堯舜其時讓者也堯舜之時大同其時可讓故遜於賢而天下戴其仁也泰伯伯夷以賢相推而其義可讓足以勸百世季札子臧當列國相爭父子

交殘乃以讓名所以矯其時也漢之孝平廹於强臣以天下讓而其身困窮隱公不以正讓非其人而苟去之卒至乎淫亂此誠千古所未發然愚謂尚有以惑讓者以惑讓者亾燕王噲漢哀帝是也燕噲惑於子之而以國讓哀帝惑於董賢而欲法堯禪舜卒致有國者亾國有天下者亾天下職此之繇也

書周氏李孝婦卷後

吾聞鄮城周氏李孝婦事而嘆其至行卓絶而天之所以報施善人亦殫厚矣如是而後其孝全顧非人力之所能及也昔李充家貧養母兄弟同衣遞食而其婦求分異充爲之逐婦是孝不行於家室也鄧伯

道遭亂全弟之子而棄其子是傷於慈其後伯道竟無子則又虧於孝矣今周君以養母之孝能令其妻不難棄九月之兒而以乳乳姑致姑再生則其純孝固已格天矣當其書兒生年月日置之道頭不能兩全痛於一割亦既永訣矣而孰謂其後若而年道頭棄兒仍復歸宗寧親一堂哉是不特無傷於慈而於以益大其孝豈非天乎故曰非人力之所能及也雖然人事既至則天道隨之所謂得之於天者正必之於人也人顧不能耳吾於是而知周氏之爲全孝而其一門爲完人也感歎之餘爲濡淚而書之

書石刻姜如須遺蹟後

昔者吾友姜子如須以弱冠之年薦登上第才名傾一時諸老先生爲之退席驟更世變遯跡不出卒卒以歿天下傷之謂其對策上書名動當宁無異賈長沙而中年殞逝未竟厥施亦無異賈長沙也余謂不然如須緬懷君國俯仰興亾創鉅痛深不克永年實死而不朽與殉國同非悲傷摧挫自輕其生者今其遺書具在天下後世當一展卷而得其心也至署碑污逆臣姓名則特疏請擊碎其碑遺老名登啓事則遺詩規其出處尤忼慷感激千秋爲烈者也令令子寓節以其所存手蹟勒之貞珉此僅遺書中之百一特重其手蹟耳子瞻云有形之物尤不可長金石之

堅俄而變壞功名文章傳世差永若必託於金石是久存者反求助於速壞余謂不然凡物之寓形於天地間其可久者固無踰於金石然託之非物金則華之石則毀之矣惟既自有其不朽雖微金石而可傳然後附金石而益壽葢可護寶惜實而相資以永世也嗟乎彼斷楮殘縑猶綿歲禩况金石乎是以君子貴自立也

書鷫鵒賦圖卷後

偶然有觸遂成此賦俯仰身世慨有餘悲昔禰處士作鸚鵡賦感其慧也張司空作鷦鷯賦識其小也趙元叔作窮鳥賦憫其阨也盧思道作孤鴻賦賞其高

也雖筆精墨妙辭擅雕龍然皆就一事一物爲賦未有能極身世之流連窮心性之寄託者昔人云心之精微口不能言況文章乎而此賦遂能書寫胸懷形容畢殫上下千載渺焉無儔吾將庶幾於楚騷之離憂而風人之怨誹矣賦成既自賞之因復倣雲東逸史筆寫鷓鴣之狀而書賦其後以授吾甥權焉權固妙年擅文章工辭賦余故不吝筆墨以贈之昔張僧繇畫龍乘雲上天司馬長卿賦有凌雲之氣吾正恐此圖挾此文劈青天而去也權甥其善寶之（權姓吳氏字超士）

書李氏收藏黃孝子畫蹟後

玉之連城珠之照乘光怪陸離其氣嘗輝然獨異此

天下古今之所共傳寶也乃有殘碑斷碣片楮尺縑偶出於荒煙衰草之内僅存於覆瓿廢簏之餘而流傳人間嘗與連城照乘者同其珍貴噫此固有兩間之正氣翼之而行其氣反駕出於山輝川媚之上以不腐於世而不可以世目之妍媸工拙定其存亾者也歐陽文忠公云古之人皆能書獨其人之賢者其傳遂遠不然前日工書而隨與紙墨俱泯棄者不可勝數若顔魯公書縱不佳而後世見者必寶也黄孝子端木氏重趼獨行往還二萬里以迎其二親於干戈格鬭之中而二親皆熙然御板輿以歸此實史冊所罕見而其足跡所經滇池洱海瘴雨蠻煙無不屬

之丹青繪其形勝爲册幅甚夥既歸吳門好事者爭購去而此幀則李于鞾氏所收藏者也夫片楮尺縑既無瑰奇之姿光怪可異而能使天下之人齊妍媸於一致寘工拙於無形必藏之什襲傳之奕世而後快非嘿有以翼之而能然乎而于鞾於此不凡矣物聚於所好苟非所好即連城炤乘委而不顧而今乃於片楮尺縑者而好之如是非忠孝至性聲應氣求有不知然而然者耶于鞾爲侍御灌谿先生之孫而吾友文中氏之子也李氏以忠孝世其家于鞾之得於積習漸涵者如是故其所好在此而不在彼也

書三聖圖後

聖人之道一也而有儒釋老三教之分亦猶天地之道一也而有寒暑和四時之異天之生聖人以教養斯民亦猶天之爲四時以化育萬物也吾嘗論之三皇五帝春也以其如物始萌漸次滋生也三王周孔夏也以其品彙齊出發皇盛大也老子秋也以其反觀內視斂華就實也釋迦冬也以其空諸所有貞常獨存也寒暑之化適相反而實以相成儒釋老之教若相戾而正以相濟昔柳宗元嘗言佛法以陰翊王度吾謂豈僅陰翊云爾哉吾嘗爲聖教論數千言以闡其微其大畧如斯也鄙儒固陋必是此而非彼必內此而外彼而浮屠之流又必推尊釋迦以加諸周

孔之上是猶或訾暑之非天道或詆寒之傷歲功也不亦謬哉若李士謙所云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此又何說也嗚呼士謙小生惡足以知之吾獨怪千古無是正之者而俾此語之尚列史册也

書芸齋周先生復仇血疏後

人生不幸死事而其子爲報父仇尚矣然有報之而過者有報之而不得者有報之而不軌於正者戮死鞭墓上仇其君此報之而過者也子胥是也奮身陷陳殲敵是求而仇頭未取此報之而不得者也灌夫是也晝伏夜行穴地掘冢得而甘心若刺客奸人此報之而不軌於正者也蘇不韋是也然歷數千禩信

史美之君子稱之無一貶辭無他誠痛其志悲其遇且以維人道於未絕而防忘親之亂賊耳而覓瀝血爲書上達天聽一言寤主罪人斯得報父之仇一軌於正而無有所過者乎熹宗之季璫禍横流忠良荼毒而周忠介公死事尤烈迨聖人御寓逆璫伏誅追䘏諸賢備加旌録亦既釋其痛而雪其寃矣而獨芸齋周先生以爲罔極之讐不共戴天茍不能明正璫孽之辜則父仇未殄何容視息於是齧指出血書疏叩閽一書再書十指血枯刺舌繼之書上天子爲動容遽如其請而其疏之未合格者因留於家以示其子孫嗚呼此寧獨周氏一家之芳烈乎誠千百世吾

吳之光也於是文人志士撫其書而泣咸曰是父是子既忠既孝垂範千秋芸齋先生可謂能報父仇一軌於正而無有所過者也先生名茂蘭字子佩忠介公長子云

敬書先六世祖大中丞公貴人歎後

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子思氏曰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吾又聞之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凶嘗靜觀乎天人幾微之際倚伏去來捷於枹鼓一念之敬可以回天一念之肆可以覆族故君子操心慮患戒慎恐懼則不特自芘其身亦復福流子孫至於繁衍綿遠熾昌盛大而不可極詎非此

戰戰兢兢之一心之所基哉歷覩史冊上下千載成敗得失林林總總未容殫述而要不越乎福善禍淫之常理所謂善者未有不從戒懼中出者也所謂淫者未有不從恣肆中出者也惟其戒懼則百善以生而百福以出此小子所以伏讀先六世祖大中丞公所作貴人歎而爲之俯仰怵惕而不覺其有所感也先中丞致政家居年躋七十而其戒愼恐懼之心刻刻提撕所謂家庭傷歎守道聽天一時寵榮蓋不足恃者矢口動念輙與古聖賢合宜乎中丞公富貴壽考以一身而子孫繁衍至數百人且後之發祥繩武磊磊軒天地者又皆中丞之子孫也中丞兄弟三人

而中丞之後獨盛二者皆無聞焉嗚呼爲之子孫者日生長於其中而可不知其所自耶先學士文靖公獨振中丞之緒而益光大之而其平時行己之恭操心之敬所謂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如見大賓如承大祭者終身以之故風節不緇於僚友身名俱泰於時晦而卒之以一身殉三百年之君國繫千萬世之綱常魏魏赫赫與日月爭光無非此敬懼之心之所成也故小子願吾徐氏子孫惟日戰兢惕厲束身礪行以求無失中丞文靖之規矩無隳中丞文靖之門地可也嗚呼其念之哉今吾徐氏子孫又何如乎耰鉏箕帚德色誶語鬩牆檪釜併倨反唇朱陳厮隸何云

王滿泰越肥瘠豈質譫帷嗚呼吾門雖衰猶爲甲族而所以致此者無他不自念其爲何人之子孫不自知其處若何之門地不自敬其身不自戒懼其心也吾故願吾徐氏子孫一變今之所爲振刷洗滌而一以中丞文靖之心爲心則綿綿世澤無有窮時不然不知其所終吾恐其化爲蟲沙也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今尤爲吾徐氏子孫誦之甲子夏五月朔日六世孫前鄉進士枋百拜敬書

居易堂集卷之十終